

青少年文学读本·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



天上人间

周海亮◎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青少年文学读本·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



天上人间

周海亮◎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人：周殿富
总策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东方
责任编辑：周海莉
封面设计：三棵树
版式设计：麒麟书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上人间/周海亮著. —长春: 吉林出版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4
(青少年文学读本·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

ISBN 978-7-5463-2582-8

I. ①天… II. ①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7860 号

书 名：天上人间
著 者：周海亮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710 × 1000 1/16
印 张：14.75
版 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栋底商 A222 号 (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 (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2582-8
定 价：24.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倦 鸟	(1)
吃 烟	(12)
母 亲	(22)
蓝 蛇	(68)
站花墙	(98)
尖 叫	(118)
炒面八钱	(128)
天上人间	(146)
欢乐颂	(201)

倦 鸟

木板房就像一座孤独的坟丘，在黑暗中毫无声息地趴伏。附近低矮的老式楼房早已被拆得千疮百孔，透过那些毫无规则的缺口或者孔洞，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天际一闪一闪的灯火和缓缓掠过的拉成长条形状的幽蓝色浮云。二青踏着一路残砖断瓦走到木板房前，伸手推了推潮湿的木门，门被推出一条很大的缝隙，却没有推开。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次性打火机，打着火，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啪嗒”一声打开木门上沉重的铁锁。木板门上巨大的“拆”字在打火机微弱的光亮下忽隐忽现，左右飘摇，宋体的“拆”字上套一个白色的圆圈，那圆圈就像灵堂里的花圈，或者书页上的放大镜。他感觉那个“拆”字被越放越大，木板房被压得“吱嘎嘎”响，逐渐歪斜，然后坍塌。

他挤进屋子，一股腐臭气息迎面扑来。他在黑暗里站了几秒钟，伸手摸到左手墙上的灯绳，拉一下，眼前没有反应，再拉一下，仍然漆黑一片，他就知道电被断了。要拆的房子，连老鼠都搬了家，怎么还会有电呢？他再一次打着打火机，从掣在屋角的几块空心砖上找到一截淡黄色的带有螺旋花纹的生日蜡烛。那蜡烛肯定是大庆拿到这里来的，春天时胜利和大庆他们过生日，曾经凑钱买过一个生日蛋糕。胜利和大庆的生日相差两天，他们将就了一下，凑在中间那天过了，所以那天，其实谁的生日也不是。屋子里的一切迅速浸淫在蜡烛的昏黄光圈里，就像稀薄的墨汁滴上发黄变脆的宣纸。屋角摆一张床，臭味就是从那里散发出来。

他被床上的人吓了一跳，几乎跌倒。

床上躺着胜利，他正在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他使劲仰着脖子，下巴高

高抬起，给人的感觉是脑袋倒悬在窄窄的肩膀上，轻轻一碰就会掉落。他散乱缥缈的目光越过眉骨，越过额头，越过头发，虚无地落到他的脸上。他古怪的姿势让他的喉结变得很大，抬头纹更加密集。他的喉结一动不动，他的眼睛半天不眨。他盯着二青的脸看了很久，喉结终于动了动。“是生日蜡烛。”他说。

二青走到床边，弯下身子。“好点了吗？”他问，“大庆呢？”

胜利的眼睛一直追随着二青的脸，那是两点萤火虫一样微蓝的冷光。“不知道。”他的声音很低，有气无力，“我怎么还没死？我今天好像死不了了。”他把目光拉平，抬头纹却依然拥挤。那些抬头纹里填满了灰褐色的尘土，那些尘土也许来自遥远的乡下，它们一路飘浮，最终在他的额头上找到心满意足的归宿。

门被“嘎吱”一声推开，大庆偏着身子挤进屋子。他提着一瓶白酒和一个方便袋，方便袋里有一包面包、一包咸菜、四根火腿肠和一包五香花生。他把这些东西堆在屋角的空心砖上，问二青：“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二青给胜利掖了掖被角。被角上沾满唾液和断发，那上面画着很多个向日葵和很多面小红旗。

大庆从二青身后挤过来，两手撑着床头，盯住胜利的脸。“能不能少吃点？”他问胜利，“硬撑着少吃点。”

“吃不下。”胜利气若游丝，“想喝点水。”

二青在床边找到一个很大的搪瓷缸，看看，里面没有一滴水。他提起旁边的热水瓶，晃晃，仍然是空的。他拿着搪瓷缸走出屋子，在门口粗声粗气地喊：“大庆你出来一下。”他走向五十米外的一个水槽，那里有一个锈迹斑斑的水龙头。他希望那个水龙头现在还能放出水来。

扭开水龙头，却没有水。水管发出“嘶嘶”的声音，它像一位老人干渴的喉咙。二青弓下身子，嘴巴含住水龙头，猛吸一口，然后迅速把将手里的搪瓷缸接上去。水龙头流出水来，尽管只是细细一涓，却把缸底击出很大的声音。大庆在他身后问他：“什么事？”

只接了小半缸水，水流就断了。二青再一次弯下腰，再一次猛吸水龙

水。这次他没有成功，似乎连那“嘶嘶”声都被他吸进肚子里。他小心地把搪瓷缸放到水槽上，回过头看看大庆，冷不丁照他的头顶就是一巴掌。“不是让你守着他吗？”他的脸憋得通红，“你他娘就酒没有喝够！”

“下午有人在门上刷字。”大庆忙不迭地辩解着，“我都一天没吃饭了。”

“刷字关你屁事？你他娘偷了还是抢了？”他抬起脚，猛踹大庆的小腹。大庆被他踹倒，又急忙爬起来，讨好地嘿嘿笑着，“看到刷字的人远远地来了，我就锁了门回了一趟工棚。”大庆说，“我回工棚的时候，医院的人刚走。”

“他们说啥了？”

“当然是说我们逃了。说我们不道德。说我们逃掉的一万多块钱，得他们科里的医生和护士均摊。说他们以后得把医院的后门钉上。说我们会遭报应的。说有可能的话，他们会报案。”

二青端起搪瓷缸往回走。“报个屁案？如果他们不乱下病危通知，我们还至于逃？”他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险些摔倒。“真他娘的！”他骂，“好好的庄稼地，说盖楼就盖楼了；好好的大楼，说拆就给拆了。我就在东城盖楼，你就在西城拆楼。真他娘瞎折腾！”

他端着搪瓷缸喂胜利喝水，把胜利呛得连连咳嗽。喝完水以后胜利闭着眼睛休息了很久，然后重新睁开眼睛，对二春和大庆说：“我好像今天死不了了。”

“死不了就接着治。”二青说，“明天换一家医院。我就不信他们敢见死不救？”

“别去了。活着难受，死了好。”胜利的胸膛开始起伏，“火车票买好了吗？明天就送我回家吧。你们俩抬我上火车。你们千万不要告诉乘警我就要死了。你们就说我睡着了。你们就说我喝醉了。我在半路上死了，也不要说。你们一直把我送回家。”

“你死不了。”二青拍拍他的脸说，“我先出去一趟，想办法借点钱。明天咱们先上医院。”

胜利侧过脸，看那截即将燃尽的蜡烛。他叹了一口气，重新闭上眼睛。

“是生日蜡烛。”他说。

二青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那片废墟，走上大街，拐进街边的一个商店。今天整整一天，他一分钱都没有借到。城市里他只认识两类人：盖楼的和拆楼的。盖楼的是他和胜利的工友，拆楼的是大庆的工友。他们像他一样穷。他们甚至比他还穷。现在他要给胜利的婆娘打一个电话，这是他最后的办法。

他点着一根烟，站在一部黑色的话机前慢慢地抽。烟抽到一半的时候，他拨通了电话。他对着电话说：“是三叔吗？我是二青。你帮我去喊一下胜利弟妹。二十分钟后我再打来。”说完，想挂。

那边却大着声音要他别急挂。“她去县里卖西瓜了。早上刚走。”

二青张大嘴巴，将话筒重新贴上耳朵。“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那边说：“不清楚。怎么也得两天吧！满满一车西瓜，她自己开的三轮车。秋妮放假了，跟她一起去了。你找她有事？”

二青急忙说：“没事。胜利让我问她个好。”

“胜利自己怎么不打？”

“他忙着玩牌。”

“哦。”那边停了停，突然说，“二青你知道吗？老虎死了。”

“老虎死了？”二青吃了一惊。

“死了。在广州死了。在工地上干活，上面的电焊工不小心，把一保温筒的电焊条全部撒下来。那么高的楼。那么多的焊条。老虎等于被乱箭射死。听说他死得像只刺猬。脑袋上，肩膀上，脖子上，腰上，大腿上，插满了焊条。当时没死。他在医院里号了两天两宿。”

“虎婶见他了吗？”

“没有。死以前没敢告诉她。死当天就烧了。想运尸回来，不让。说尸体不能运。还说怕传染病。能有啥传染病呢？有传染病也是城里的传染病。最后只运回来个骨灰匣……听说烧到一半时，老虎猛然在炉子里坐起来，敲打着炉子门。据说声音很大，据说在场的好几个人都听到了。说是

因为死人的肌肉在高温下会收缩，所以能坐起来。可是我想不是。我想是因为他想家。他想家，他想回来。他不想在城里被烧成灰。他敲了敲炉子门。”

二青攥着话筒，浑身发冷。老虎是村子里最早外出打工的一个。他强壮得像一只老虎。

“胜利真没事吗？”那边突然问。

“他打牌呢。”二青说。这时香烟烧到了指尖，他把烟头扔掉，又摸出一支点上，大口大口地吸。“没事挂了吧三叔。电话费挺贵的。”

他付了钱，神情恍惚地往门口走，脑袋险些撞上一个高高的保鲜柜。保鲜柜里满满地挤着啤酒、可乐、冰茶、酸奶……可是在一个角落里，堆着几块切好的西瓜。那几块西瓜大小不一，有的是四分之一个西瓜，有的是八分之一个西瓜，有的还要更小。红色的瓜瓤上贴着透明的保鲜膜，墨绿色的瓜皮薄得像一张纸。他知道这是上等的好瓜。

他打开保鲜柜，取出一小块瓜，看了看，问老板：“哪的瓜？”老板反问道：“什么哪的瓜？”他问：“青石岭的？”老板说：“不知道。”他接着问：“多少钱一斤？”老板说：“不是有标价吗？”他说：“这上面只写了这块瓜多少钱，我想知道多少钱一斤。”老板说：“两块钱一斤。要吗？”他说：“要。”他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递给老板，说：“再来一把西瓜刀。要最长的。”老板就笑了。

老板边笑边说：“这么一小块瓜，两口就啃完了，还用得着西瓜刀？”

他揣好刀子，步出超市，重新走上大街。天已经很晚，街道上飘浮着淡淡的紫红色雾气。他来到一个垃圾箱旁，仔细揭掉覆盖在西瓜上的保鲜膜。他把保鲜膜揉成一团，小心地扔进垃圾箱，然后蹲下来大口大口地啃起西瓜。的确是好瓜，放到嘴边，连鼻子都可以嗅到甜。牙齿碰上去，连牙齿都可以感到甜。又凉又沙的瓜肉含在嘴里，用不着嚼，直接融化成蜜，淌进咽喉。他认真地啃着西瓜，嘴里“呱呱”响着，直到把西瓜啃剩一张薄薄的墨绿色皮。那瓜皮几乎可以透过灯影，甚至能够随风飘扬。这

时从他对面走过来一位高挑的女孩，路灯下的女孩有着温婉的眉眼，有着染得金黄的头发，有着短短的皮裙和皮裙下面小巧但丰满的屁股。女孩从他身边走过，留下一缕淡淡的馨香。他的心猛跳起来。他扔掉手里的瓜皮，悄悄跟上了女孩。

女孩走得很快，目不斜视，高跟鞋敲打柏油路面的声音在静夜里显得清脆且有节奏。偶尔会有一辆汽车经过，车上的人摇开车窗，不怀好意地冲女孩吹起口哨。女孩一直安静地往前走，对周围的一切不屑一顾。她走到一个站牌前，抬腕看看手表，皱皱眉头，又横穿了马路。她在马路对面的一个出租车招停点站下来，再抬腕看看手表，然后将斜挎的鼓鼓的坤包移到同样鼓鼓的胸前。她紧紧地抱着她的坤包，跺着脚，眉毛眼睛鼻子焦急地挤到一起。这时她发现了二青。

二青站在马路对面的一棵馒头柳下，舌头轻轻顶着腮帮。他强迫自己的目光不要回避和闪躲。那把西瓜刀就别在后腰。现在刀蹦跳起来，一下一下敲打着他的屁股。

他一动不动地看着女孩。

女孩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几秒钟以后女孩厌恶地将目光移开，去看花坛里的一棵雪松。半分钟后她把目光移回来，发现那个陌生人仍然盯着自己。女孩有了些愠怒，再一次把目光移向远处。

远处有一辆亮着空车灯的出租车驶了过来。

女孩在这时发出了叫声。声音嘶哑并且尖锐，高亢并且愤怒。似乎她受了天大的惊吓和委屈。“臭流氓！”女孩冲他大声叫嚷，“还他妈看？”

他撒腿就跑。他的鼻子碰到身边的树干，他的裤子被伸出花坛的荆枝划开一条长长的口子。他认为自己跑得飞快，淡紫色紧贴着地面的稀薄雾气被他激出波浪，趟开沟隙。好像他在城市的街道上浮水，浑身都被湿透。刀子随着他的奔跑不停地蹦跳，刀锋急切地敲击着他的屁股和大腿，他跑得越快，敲击的节奏和频率越快。仿佛那是一只鞭子，仿佛那鞭子永远不能够停下来。他一口气跑出好几个街区，现在他已经远离了那片将拆

的老式楼房和老式楼房中间那栋破旧的四面透风的木板房。终于他停下来，他对自己的狼狈奔逃大为恼火。他问自己是他娘的偷了还是他娘的抢了？没偷没抢你他娘的跑什么？他开始转身往回走，一步一步走得很快，在马路中央，昂首挺胸，姿势很是夸张。一只猫突然从路边的冬青丛里蹿出，幽灵一般在他面前闪过，他蹦起来，发出一声短暂的惨叫。那只猫离他很远。那只猫更没有碰到他。可是给人的感觉，好像他就是那只猫，好像他被人狠狠地踩住了尾巴。

他继续前行，穿越一个“丫”字形街口。过了这个街口，再过一个街口，有一条左拐的通往一片工地和一片旧住宅楼的柏油路。顺着柏油路大约步行十分钟，就会回到那个木板房。现在他的速度慢下来，昂首挺胸的样子也在一点一点地变形——胸脯逐渐回缩，身体慢慢变矮。他学着女孩的样子横穿马路。他听到汽车轮胎摩擦地面的可怕尖锐的声音。转头看，一辆黑色轿车近在咫尺。他看不到车子里面的人，他认为无论车子里面是什么人都跟他没有关系。他回过头，继续走他的路。

“你他妈的！”车窗里探出一位中年男人的脑袋，“找死啊你！”

这时他已经走到马路的另一侧。他再一次回过头，看着那张因愤怒而变形的脸。他没有说话，那把刀子再一次蹦跳起来。

“看什么看？”男人推开车门，大步向他走来，“信不信我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当泡踩？”

男人比他高出整整一头。他站在二青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还看？”男人吐出嘴里的口香糖，“过马路不知道等绿灯？”

二青掏出了刀子。马路边光线昏暗，他的刀子散着蓝幽幽的寒光。眨眼间他闪到男人身后，一只手搂住男人的脖子，刀锋逼近脖子上一根凸起如蚂蟥的青筋。他踮着脚尖，那姿势让他非常吃力。

“钱交出来。”二青说。声音颤抖得厉害。

“去你妈的！”男人说。可是声音还没有完全发出来，又被他吞咽回去。刀锋挫开他的皮肤，他感觉到脖子上多出一丝冰凉。

“钱交出来。”二青重复着颤抖。

男人没有挣扎。他非常配合地掏出钱包。他把头抬得很高，身体努力后仰，试图躲避并不锋利的刀锋。没有开刃的西瓜刀跟上他的动作，再一次在他的脖子上来回挫动，二青叫：“还有！”

男人说：“没有了。”

二青接过钱包。他想把钱包揣进口袋，可是那个钱包又宽又长，试了两次都没揣进去。他松开男人的脖子，退后一步，命令男人：“跪下！”

男人就在马路边跪了下来。

“脸贴着地！”

男人把脑袋深深地埋下去。

“数数！从一数到一百！不准抬头。”

男人就开始数：“一，二，三……”

二青转过身，迅速走进旁边的花坛。花坛里有一条卵石小径，他知道那条小径一直通到下一个路口。他一手攥着刀子一手拿着钱包。这次他没有跑。他走得比跑还快。

他听到男人在身后声嘶力竭地喊：“抢劫啦——”

二青什么也没有想，转身返回。男人已经爬起来，正逃向自己的车子。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号叫和求救，他的号呼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很远，二青认为整个城市的人都能见得到他的叫声。他追上去，握住刀子的手指在刹那间抽筋，僵硬不能弯曲。刀子捅进男人后腰的霎时间二青后悔了，所以他飞快地抽出了刀子。刀子依然闪着蓝青色的光芒，那上面没有一滴鲜血。男人轻哼一声，再一次跪倒在地，牙齿亲吻了肮脏潮湿的柏油路面。二青扔掉刀子，问男人：“你没事吧？”男人跪着在地上爬行两步，再一次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奔向他的车子。他奔跑的样子怪异可笑，像蒙古式摔跤选手赛前的热身，只有摇摆的幅度却没有向前的速度。他的号叫和呼救声再一次响起，那声音将二青的五脏六腑震得粉碎。二青拾起丢掉的刀子，再一次追上男人，照着他的后背一顿猛刺。每刺一下，男人都会惨叫一声“妈啊！”他跪在地上，慢慢向前爬行，一寸一寸接近他的车子。终于他抱住了轮胎，抱住轮胎的他抬起头，将身体定格不动，喉咙里继续

发出一连串高低起伏的惨号。他号了很久，那根本不是人类所能够发出的声音。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只剩下气管里发出的急促的“嘶嘶”声，那声音就像几小时前废墟上那个生了铁锈的水龙口。二青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用刀子胡乱地扎着男人的后背。每一次，他都会很快地拔出来。拔出来，又很快扎进去。扎进去。扎进去。扎进去……

每扎一下，二青都会轻轻地对男人说：“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二青在飘浮着紫红色雾气的街道上可怜巴巴地恳求着趴伏在脚边的男人。二青说：“求求你，别喊了。”

二青慢慢地走到第二条街口，他感觉四肢无力，犹如大病初愈。他重新看到那个绿色的垃圾箱，两个多小时以前，他在这里啃掉一块又沙又甜的西瓜。他在路边坐下来，打开手里的钱包，却只翻找到五百块钱。五百块钱，可以买到三张回村子的火车票；或者，运气好的话，可以当成胜利住院的押金。

他在钱包里，发现了一张照片。

是一张合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男人浅浅地笑着，显出一副憨厚老实的模样。女人长得非常好看，眼睛又弯又长，又黑又亮。小女孩依偎在女人怀里，歪着头，两条可爱的小辫子高高翘起。忽然二青觉得那女人长得和胜利的女人有些像，那个小女孩长得和胜利的女儿秋妮有些像。这个发现让他吃惊不小，于是他死盯着照片看，结果越看越像。如果胜利的女人和女儿来到城里住上几年，肯定就是照片上的样子；或者把照片上的女人和女孩送到乡下晒几天太阳再换一身破衣烂衫，就会完全变成胜利的女人和女儿。再细看，那男人和胜利长得更像。如果胜利不是病倒，如果他刮去络腮胡子再穿上一件干净体面的衬衫，简直与照片上的男人难分彼此。二青端详着照片，心里有些害怕。他使劲眨了眨眼睛，再看那张照片，又觉得照片上的男人非常像他自己，照片上的女人和女孩非常像他的女人和女儿。仿佛他在一个未来的深夜里回到了现在，亲手用一把西瓜刀刺死已经在城里扎下根的胜利或者自己。二青把眼

睛闭上很久，然后猛然睁开。他发现，照片上的三个人竟突然变了表情！他们仍然在冲他笑，只不过换成一种恶狠狠的狞笑或者意味深长的诡笑。二青惊恐地大叫一声，将钱包扔进垃圾箱。

这才发现双手沾满鲜血。

他从垃圾箱的旁边找到那块被他丢弃的西瓜皮，使劲地擦了擦手。西瓜皮很快被染成红色，就像那上面重新长出甜丝丝的瓜瓤。他脱下衣服，将湿漉漉的两手擦干净，将衣服也扔进垃圾箱。他揣好五百块钱，扶着垃圾箱站起来，再一次看到照片上的三个人。他慌忙闭上眼睛。他闭着眼睛往前走。他走得摇摇晃晃。

路在前方再一次变成“丫”字形。往左拐，会到达一间即将拆掉的木板房；往右拐，会来到下午已经去过一次的火车站。他告诉自己说，往左。却踏上了往右的那条路。他对自己说：“往左！”脚下的步子却更快了。他越走越快，越走越快……他来到火车站广场，迈上广场台阶，走进售票厅。现在已是第二天凌晨，售票厅里人不是很多，他直奔窗口，隔着窗口上几根银亮的钢管问售票员：“今天有经过青石岭的火车吗？”

售票员头也没抬，“有。”

他怔住了。“昨天下午我来的时候，你们告诉我五天之内的火车票全部卖空了。”

“有人退了两张票，”售票员仍然低着头，“要吗？”

“只有两张？”

“两张。要吗？”

他没有回答。两张票。大庆，胜利，他。三种可能。三十种可能。三百种可能。无限种可能。他呆立在窗口不动。

“买不买了？”后面的男人推推他，隔着他的身体冲窗口里的售票员喊，“去太原的票有吗？”

他往旁边让让，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五百块钱似乎燃烧起来，将他的大腿烤出水泡。现在他不想买票了，他想回去，回到那个木板屋，看看即将死去或者正在死去或者已经死去的胜利，再和大庆喝点酒、唱首歌。

突然有人抱住他的腿，猛然向后抽拉。他的身体往前倒去，两只手在霎时间抓住窗口上的两根钢管。抱住他的人将他的两条腿使劲往后拽，他的身体于是悬空并且被抻得很长。空中的他向窗口里的售票员大声喊：“两张！我要！”

突如其来的惊吓让售票员跳起来，缩到屋角。

“快给我票。我要！”他冲售票员大声叫嚷。他松开紧握钢管的一只手，伸进裤子口袋。“我要票！”他喊得歇斯底里。

又有几个人冲上来。有人往后拽他的腿，有人掰开他紧抓钢管的手。他的手被掰开，身体往下跌落。他的脑袋撞上坚硬的大理石窗台，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几个人将他摁倒在地，他像一只疯狂的野兽或者将杀的狗般挣扎。他把头高高昂起，冲窗口不停地叫喊：“我要票！”有人把他的手小心地从口袋里移出来，那手里，紧紧地攥着五百块钱。

戴上手铐时，他终于变得安静。他抬头冲一位警察笑笑，说：“西瓜涨价了。”

顿了顿，又说：“是生日蜡烛。”

吃 烟

胶东乡下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喜欢把抽烟说成“吃烟”。一个“吃”字，形象地描绘出抽烟时的贪婪以及烟在生命中的不可替代。老黑年纪不算太大，也把抽烟说成“吃烟”。烟荷包天天拴在腰带上，口袋里总是揣着儿子北京用过的作业本，什么时候想抽烟了，就从作业本上撕下两指宽四指长的窄条，再从烟荷包里捏出一小撮烟末，在纸条上撒匀，认真地卷出一个喇叭状的烟炮。然后他用火柴或者火绳点上火，深吸一口，让烟的浓香充满整个肺部。独特的舒适感觉迅速渗到老黑全身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丝肌肉每一个细胞，老黑眯着眼，尽量让这种美妙的感觉延长。多年后老黑对自己的儿子北京说，自己其实是一个喜欢享受的人——烟瘾大的人，都喜欢享受。他的话让北京的泪珠子一串一串往下掉。

北京三岁那年，老黑的媳妇桂莲得了一场大病。老黑推着地拱车，将她送到乡医院，几天后又把她送到县医院，热热闹闹地治了一个多月，病仍然没有治好。没有治好，却也死不了，天天歪在炕头上，低一声高一声地呻吟。那呻吟很有节奏，贯穿整个村子，村里人完全可以用她的呻吟声当时钟。老黑的日子本来就紧巴，让她这一搞，更是雪上加霜。猪圈里的肥猪，鸡窝里的鸡蛋，打下的粮食，挖到的山货，全都变成一副一副的草药，让她的生命可以一天天延续下去。手里没有了闲钱，老黑抽烟就开始限量。最初他把烟荷包扔在家里，下地干活时硬撑着不抽，等回了家，手不洗水不喝，先卷上一炮烟“吃”。后来烟荷包越来越瘪，终于彻底变得空空荡荡。空了，他就不再去装。他把烟荷包翻过来，用指甲刮净上面的烟末，卷起最后一炮烟。那炮烟小得可怜，点上火，就烧到了手指；挪开

手指，又烧到了嘴唇。老黑贪婪地吞吸着最后一口烟，直到把嘴唇烫出一个三角形的白色水泡。

偶尔下地，村里人会递给他一支烟。卷烟。老黑接过来，用最快的速度点上火，用最猛烈的节奏吞食。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一盒火柴，尽管这盒火柴能够用上的机会很少。老黑抽卷烟时，一定要把烟头朝下，拇指和食指捏紧靠近烟头的位置。青灰色的烟呛上来，两根手指于是被熏黄，烟味深深地渗进皮肤。晚上睡觉时，老黑一遍遍把两根手指放在鼻子上闻，闻到后半夜，仍然睡不着。老黑低低地骂一句：“这他娘过的什么日子？”披了衣服，来到院子。他就着月光，把院角的干冬瓜蔓折成香烟的长短，回炕头坐下，点燃一段，深吸一口，呛得连声咳嗽。病怏怏的桂莲被呛醒，呻吟两声后，突然开始了破口大骂：“抽抽抽，你抽死算了！”骂两句后，就不再吱声。老黑掀了被子，见她满脸是泪，月亮下晶莹一片。

把冬瓜蔓当烟抽，是胶东乡下的孩子们常玩的游戏。秋后农民们摘光冬瓜，将冬瓜蔓割下，随便堆在墙角，当成做饭的柴火，便有顽皮的孩子将干冬瓜蔓折下一段，点着火，吸一口，从鼻孔喷出白色的烟，很有些抽烟并且是抽卷烟的样子。老黑自从断烟，就天天抽它，在夜里，偷偷摸摸，像做着亏心事。有时桂莲被他呛醒，他忙说：“我能从冬瓜蔓里吃到香喷喷的烟味。”他的话也许是真的，因为他抽冬瓜蔓的时候竟不再咳。他眯着眼，大口吞吐，真有了非常享受的样子。后来他不断试验，抽麦秸管，抽松柴油，抽辣椒叶，抽地瓜蔓……他抽过乡下所有能够点着的东西，甚至包括干燥的牛羊马粪。最后他得出结论，只有两样东西可以代替真正的烟，一是冬瓜蔓，一是辣椒叶。“冬瓜蔓劲小，烟滑，有香味；辣椒叶劲大，烟硬，不过不香。”老黑笑着对桂莲说。于是桂莲在呻吟的间隙里哭着骂他，说他再这么抽下去，肯定会死在自己前面。骂两句后，又把头扎进被子。

可那些毕竟是冬瓜蔓和辣椒叶，代替不了真正的烟。馋极了，老黑就出去串门。老黑常去的是老七婆家，老七婆有一杆长达两尺三寸的旱烟袋。旱烟袋紫铜烟锅，白玉烟嘴，刷着紫红色油漆的细细的竹烟杆。它倚